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六

太僕卿楊忠節公最

字殿之射洪人正德[illegible]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以進言杖死闕下隆慶初贈都御史諡曰忠節

歷工部郎中嘗啣命督運山西歸無所賂尚書尚書李燧銜之言公不待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爲寧波知府撥一蒼頭一皁隸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裼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不足多也公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潑嫉之其爲政抑豪右憫惸孩聽斷訊決獄牘無滯

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謫黄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已留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撥而已

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爲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悦朝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公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同聲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修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委于監國自託修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非

不知修養煉道可以成仙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能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邇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仙而仙不希壽

而萬壽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

在杖之時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

蹤今猶發懼隆慶初詔贈謚

御史楊忠介公爵

字伯修富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卒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萬曆中諡忠介

初授行人壬辰陞山東道御史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立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請畧言之一日自夏秋恒暘不雨

歷冬無雪至元旦僅雪而止此誠徹樂減膳之時而大學士夏言等乃以爲靈瑞而稱賀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大惡大蠹不及時遏微防漸使其稔毒肆虐潛干政柄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二曰四方饑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此正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不息至以方士之故遠修雷壇竣民膏血而不知恤昔隋以盛修宮室至于亾國願陛下以爲鑒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三曰陛下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

示天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缺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覩天顏臣恐人心日怠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曰左道惑衆聖世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禁苑保傅名器濫及道流臣恐貽譏萬世且豪傑聞而解體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五曰陛下御極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以盡言而政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亾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相繼罷黜臣恐忠臣結舌讒諂盈庭而上下之情不相通矣此沮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願陛下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illegible]賜之施行疏入上震怒下詔獄拷掠備至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而公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故人皆稱其爲讜

公居獄中惟推演易義悟死生晝夜之指已上念之釋其獄會太宰熊浹有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臣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周怡郎中劉魁俱就逮公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公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公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公啗茹自若也食

已曰行乎校曰宜一人爲別公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又三年大高玄殿火不可嚮邇火中恍聞呼三人名者詔急赦爵等歸居無何有大鳥集其舍公曰吾將死矣遂自爲墓誌而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而蔭其孫爲國子生

公爲行人出使塞上時遇歲饑民食草根樹皮公復命之日即裹其所食上疏備述民間艱難之狀上下所司知之又嘗爲母乞志文於呂文簡枘自馳單騎行數百里至其家不享一飯而借宿野寺中俟脫稿而去其淸介如此

主事周忠愍公天佐

字字弼號積山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官止戶部

主事以忠諫死于獄卒年三十一

授戶部廣東司主事辛丑年春楊爵以監察御史上封
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權奸不可以忠
信而邇之土木之工不可不止朝講之禮不可不修
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讜言之益國與民者
不可不聽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且備
極拷掠人人慄懼謂爵必死不可救矣

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

政闕失公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寔未安况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違避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于天心否耶萬一爵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覆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問天佐答六十下鎮撫司獄牢絕其飲食三日死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靄橫空震雷徵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于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

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于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湀柩停數月歸葬于閩中

員外楊忠愍公繼盛

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卒年四十歲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幼時從塾師學學課對句父每退食及客至必命對對輒稱善一日客至無酒沽于館乃出對云無酒是窮主公即對云有兒爲名臣客嘆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

丁未成進士授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而關西韓邦奇爲南大司馬負重名公從之受樂三月

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
乙六壬奇門兵書悉以授之
轉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
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鹵鹵請于二邊互市
市馬鸞主其議奉以中國幣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
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鹵驕
踐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輕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
讐一沮北伐之詔天下咸知聖意所向今倐更之曰
和是失天下之大信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為
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宇內豪傑日夜磨勵其長技思

甘心于鹵而令使無所用之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敵而和以弛之解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鹵吏得以文法繩之令導之使通開邊方勾鹵之門六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又安所忌憚啓百姓不靖之漸七鹵非深入瞯我無備也旣已備矣而復以市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鹵輕慢中國之心八鹵狡詐叵測我竭財力而與之今卽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人狡猾之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鹵馬數萬疋萬一鹵馬盡而中國之財亦

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之禍十所以爲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既與和矣卽得馬安所用之又虜安肯以壯馬予我乎此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饜虜者益大此其謬三虜旣以市爲利中國必不可失信舉衆來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未可輕視不若和以餌之夫損國威而養虜患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癰疽遍四肢毒且內攻憚用藥石惟膏粱是甘有生理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

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敢爲陛下盡者懾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謀國不忠外惛于南之重苟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沛然發德音按治言開市者罪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數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上壯之下閣臣嚴嵩等議咸唯唯仇鸞恍憤以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對訊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凡三年而鹵數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讐上念之遷諸城令踰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調兵部武選司

公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于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畧曰方今外賊惟鹵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平者嵩之罪惡言者衆矣第皆摘貪汚之小者耳臣敢以顓政叛君十大罪陳之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偃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宗之成法也罪一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羣臣畏之甚於陛下是奸皇上之大權也罪二善則歸君過則稱已忠順之道也今陛下有善卽掠之於衆曰自我成之至刑御罰以布天下是掠君上之治功也罪三嵩之擬

吉皆其子世蕃與義子趙文華共議是縱奸子之僭竊也罪四嵩令孫效忠毋冒邊功乃以蹶陽必進總督平江伯陳珪總兵黃如桂巡按毋奏首功竟得錦衣千戶而三人亦得美遷是冒朝廷之軍功也罪五逆鸞旣以貪虐論革矣嵩受三千金授之兵柄滯居大將及鸞將敗始排之以飾前愆是黨庇逆之奸臣也罪六虜入內地嵩令汝夔勿戰恐敗不可揜也汝夔被逮居間紿曰吾密疏保汝矣及臨刑乃罵賊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也罪七黜陟大計非可狥私者郎中徐學詩劾嵩奪官矣大計又及其兄應豐賴

聖明以免科臣厲汝進以劾嵩為典史矣大計復行削籍是專黜陟之大柄也罪八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廢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人皆思亂是失天下人之心也罪九嵩諂媚以事上貪汚以率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為固滯以彌縫為通敏以廉介為矯激以奔趨為練達是壞天下之風俗也罪十然此十大罪者非五奸則無以濟之陛下一言一動左右侍從無不關白故陛下之愛憎舉錯嵩皆預知而逢迎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使章疏一至先上副封御

史王宗茂劾嵩一疏交華叢之五日後而上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奸二體緝訪事則與帥結姻務爲掩飾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奸三嵩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而登拜則飲宴差發則餞遺有愛憎則授意論列纖悉苟同者滿考卽得華顯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嵩又慮部臣如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才望者結納之餽介者斥逐之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

罪之惡與輕則諭令致仕賊臣既去豪傑必出節槩俺酋之頸易易耳帝怒命鎮撫司執訊何爲引二王公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二王家事必懼爲嵩敗嘗盡言耳帝命杖之百下法司按之尚書何鰲受嵩指論詐傳親王令古律絞

公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公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而甦大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公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

然安之王北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才諸嵩爲
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
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公竟死
公三木請朝審諸內臣士庶遮道聚觀歎曰此天下義
士也指三木曰何不以襲世蕃公口吟云風吹枷鎖
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顧同聲稱義士可憐長
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
生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帝英斷神睿公雖論
死心寔器之亦獄公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
惟邊防軍務失律者必殺不貸嵩揣知帝旨乃以張

經李天龍疏覆奏而附公于尾帝覽之怒江南驛遞遂下俞旨蓋未嘗知公刑也公妻張氏上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旨薄謫旋以鸞敗首賜湔雪一歲四遷臣夫啣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徂書生之見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片斷筋二條日夜籠柩備諸苦楚年荒家貧紡績供給兩次奏讞俱蒙特宥今歲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在不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以報陛下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帝闕遂遇害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

十年可開也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
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
制作高萬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䰟補藎忼慨曼聲
長嘯以沒穆皇帝即位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其子錫
謚忠愍子祠賜額曰旌忠云

光祿少卿沈忠愍公錬

字純甫會稽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錦衣衛經歷

卒年五十一贈光祿少卿萬曆中謚忠愍

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

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

爲溧陽令其治以摶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

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淸豐令錦衣帥陸

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

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

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

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
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
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
庚戌鹵闌入塞都門不啓村民百萬求入不得哭聲震
野當事者莫敢發策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
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討後
數日鹵獲我中貴人爲嫚書以進曰予我幣通貢乃
解圍不則歲擾而都天子下其書禮部會羣臣議國
子司業趙貞吉議曰鹵以貢要我是城下盟耳不可
請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旌直錄功鹵當自退有嬎

討毛起陰議予貢貞吉爭之彊而廷叱之公方伸貢

吉議意氣忼慨吏部尚書夏邦謨怪而問曰若何小

吏也公曰大吏噤弗言而小吏言之公何怪焉邦謨

意不自得罷禮部尚書徐階持衆議上弗予貢當是

時公氣方壯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思

合勤王之師一當[illegible]擊其惰歸報聞罷而大學士

嚴嵩方貴幸數緩抑邊事不以報見事急師臣懼誅

益入賄于嵩丐免賄日以增嵩日以重而鹵日以迫

公不勝忿激遂抗疏言相嵩與子世蕃虎翼鼠社誤

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夏邦謨阿私靡所異同宜

連坐有詔公在廷諠譁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以
爲名高廷杖之謫田塞外
公嘗用保安衛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
者傍覘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從家
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聞知沈公狀咸大喜
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時時與談忠義人各
感奮則又爭爲公詈相嵩父子交相愉快甚者爲木
偶象形而射之比唐林甫宋檜事稍聞嵩銜之入骨
思有以報無當也適嵩黨侍郎楊順來爲總督而鹵
入犯應州破堡四十餘順懼失事當坐陰縱吏士劉

避兵人上首功自以解脫公廉得其狀貽書誚之且云殺無罪而欺君要賞誓不與共天順益恚恨則遣其私人金紹爵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陰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取而父子世蕃密討于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業已解散其黨而御史路楷者來代世蕃又爲酒壽楷以公密囑之楷見鳳毛得代而遷京卿狐態益媚至則與順合筴捕諸白蓮教通鹵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本兵者卽前總督宣大江東卹公夙誚其選愞覆奏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亦進五品卿

順楷猶欲徼後福旣取公二子衮褎杖殺之未已也猶逮其長子褎于越至則掠治窘急垂斃矣會給事中吳時來論順楷誤國大逆上怒甚嵩不暇爲謀逮治順楷而褎得釋無何嵩敗世蕃棄市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交章請下順楷司寇獄按法論死君子謂天道終久自定云穆皇帝卽位詔褒死事諸臣贈公光祿寺少卿予祭錄其子褎爲國子生褎歷官至姚安知府

給事陸公粲

字子餘號貞山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工科給事中卒年五十八

衆會試第三選庶吉士七試俱首石淙楊公一淸稱爲通儒丁亥改授工科給事中衆皆駭異偵之以新貴用事而公嘗與同輩不肯往謁新貴卿之故有是命

疏言壅滯之患淚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講臣接見之日少又間以寒燠何以能從容啓沃曲盡事情且言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採納而邊

甫三日聞邊警即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遏鹵衝又

方長吏視內地尤當簡慎輕付之無乃視之度外乎又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上皆採納

戊子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耗敗欺罔之由條上十事允行之中貴奪氣適有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上能都御史熊浹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畀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四犯于法司雖卻冤濫莫敢平反今据理與爭輒暍罷斥恐法吏以浹爲戒非國之福也上震怒下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

之
時張桂用事愎甚草疏奏劾有鬼嘯于庭公笑曰死即
死耳吾義不可已也翌日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
古聰以原職罷桂落散官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
免黜百僚震悚都下讙稱奇男子傳錄其疏紙踊貴
又以粲等不豫發也下之吏既而霍詹事韜甚詆其
疏謂其與已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嫉粲爲
之于是上意頓回首召瓊還攻府而石淙亦退矣
謫貴州都鎮驛與岳倫王準同出都城抵謫所讀書如
平時士子執經請業與之講授有因以擢科第者稍

遷江西永新縣縣素嚚訟又盜繁難治乃損益保伍法隨戶稽口召諸窩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盜行劫江洋莫可誰何力請于郡出其黨周繼于獄釋其罪破賊以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土豪左鐸擁叛殺人暨唆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人尤快之乃纂家禮以教愚蒙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侈外葉去私供堂餼明清法律修廣庠序賑給師儒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閉澆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

癸巳冬念毋春秋高上疏乞歸惟色養爲事不爲書謝所嘗遊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事寡姊撫遺甥施及宗黨稱有恩禮喪其親哀毀甚葬遂葬前後使者薦其賢凡三十餘牘竟不復用也有大臣曆事者薦疏及公反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正如此

公著述縱談雅馴若左氏春秋雋及附注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于世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文集藏于家公雖剛毅然見善恆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如彭君年其著者也

太常少卿周恭節公怡

字順之寧國太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太常

少卿卒年六十四天啓間補謚恭節

授順德推官果敢有志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執有

御史臨公甚武公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

之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繳爲深戒

召遷吏科給事中其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

十餘人糾繩擿發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

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翟鑾嚴嵩

同爲大學士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

輭無羽翼二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恆有所請託于吏部尚書許讚者故嘗爲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鈐屬致文選郎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爲尚書鑾嵩復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賄私書呈讚請訐奏于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爲昔日王嘉賓之續黜也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柔良不爲此此受制于王與齡不自由耳上手讚疏曰讚欲禁競絕俛甚善顧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謁者耶卽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

臣鷹犬且引嘉賓爲名與齡強豪持讚其黜爲民因
勅解三臣者
先是鹵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弭之大同
總兵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棨不相能亦復與總兵
張鳳者不能于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廷瑞
也公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盡忠
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巳從人爲虛忠讐序賢
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治者也近見大學士翟
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讚詆訐總兵周
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陝

西巡撫賈槃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御三十三年于茲矣由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日事禱祀四方災旱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充也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其故安在艮由陛下焦勞于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也夫[illegible]敎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為首詩曰衍[illegible]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于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于下當今之時內則財

置而百役繁興外則鹵驕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
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鑾嵩
藉寵狥私作威修怨閒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見
陛下亦各私陳背訴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也
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
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眞知賢不肖宜明
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挾勢狥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
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
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返也
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先

得其意然後敢鬬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權位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至陰擠陽排互修私怨非國之福可甚懼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既入秋鹵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賈棨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耻于相下各自爲是耻于相用乎時游籬捍格則臨敵擧兵按伏對壘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孱三軍死綏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抑臣之所言不衍特如此而已臣謂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于權貴

固有功于朝廷近如御史謝瑜童漢臣龔皆以論劾輔臣相繼假公事罪謫若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于聲色之間恐自是陛下之臣雖有檮杌驩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外且如有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以激其烈志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近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揮僉事一人當之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綏遐之心失大臣鼓舞經略之術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凡此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

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于上則大臣自爾肅雍于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微小開眛觸事憤衷誠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厮怡言羣臣負君良是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和德于上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多荷洪庇四方之廣豈得盡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朕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厮怡所言嵩鑾本惡內直諸臣以爲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下與楊爵劉魁一體錮繫公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

忠厥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晝字香烟密通飯底互
相印證居三年上采箕仙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
逮逮者至公方抵家語逮卒曰請得侍老母一宿許
之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
隆慶改元復原官遷太常少卿使嶽瀆瀕行疏陳定君
志重詔命敬大臣擇左右勤朝政五事忤旨調山東
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業丹陽姜寶爲祭酒御士
嚴正公寬博劑之人並稱得體明年擢太常少卿提
督四夷館未至病卒
公究心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

洪爲友家居則與鄉紳貢鄧泰梅守德沈寵講學涇水之上以精一爲本存誠無欲爲功體之眞誠而求之切至識者謂公所建樹殆非無本矣所著有訥谿集二十七卷行于世

御史馮公恩

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以建言謫戍隆慶初進大理寺寺丞卒年七十

以行人勞王文成軍因薦束脩爲弟子文成甚器之已擢御史分司留臺先與刑曹抗論執訊獄牒體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役衛卒

汪御史大夫鋐憑上寵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俟旣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

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攬權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
力爭得如故事
汪大夫愎而險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
更職守自固公疏論之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貫於
四凶之句會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又欲令
皇后出蠶北郊而擿其不合者以邪徒闢之中外惴
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爲
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嘿爲老成以順臾爲平易以特立爲
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

不惟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惟有甘心立仗之馬喑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于郊視陛下當爲何如主也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合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

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之且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爲天地子爲宗廟社稷主哉遂勸上速停寢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之狗林甫安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將分且得逮而上寬之弗竟也

會彗星見東井遂極論汪鋐爲腹心彗及三相臣宜蚤罷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詞甚峭厲上怒甚馳緹騎逮之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書大臣德政

律斬適汪大夫驟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執筆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汪怒推案詬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汝矣公大呼曰聖明在上生殺皆天斷豈容權臣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汪攘臂跳踉若將下殿者公復大呼曰諸公卿觀否耶汪慙無君擅權我恨不能手刃以報上左都御史王廷相蹙額慰公曰馮御史毋動氣祖宗百六十年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令今日有此又正色謂汪曰汪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鋐愈怒遂書情眞二字而起公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

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曰是御史若口若膝若膽若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御史刻所與鎡爭辨語鬻之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時鎡猶必欲殺公賴肅皇帝仁聖特詔免行刑公于是得不死當洶洶時有遺公藥者公曰御史陳事不當惟有伏歐刀都市伸明主法耳何以藥爲

當公下獄時長子行可甫十三歲屢疏乞以身代祖母哭飢餓擊登聞鼓訟寃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經引以止

請肅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謂公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君忠臣直母慈子孝也丁酉釋歸

公材大登廢居恒慷慨謂猶可爲德于一鄉出槖貲買瘠田募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策會有天幸傍畝益拓所入漸廣乃推贍三族之貧者若干人又贍布衣交貧者若干人會倭亂有士女避徙者皆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飢疫設粥劑藥所全活甚衆穆廟初御極

旌諸言事者年七廿餘矣銓曹難其老䟽進大理寺

寺丞再加朝列大夫有蒭蕘集行于世

編修楊公名

字實卿四川遂寧人正德■進士及第官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建言謫戍

公以星變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惛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為皇

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
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
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愼重其人不以
輕畀乃反屬鋐豈謂鋐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
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
久用舍曰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
覬氣象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
祀與議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
所以敬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
陳道瀛金贇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

肉貪財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功明禋臣愚妄以爲是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共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

未免工作屢興財力幷詘採運木石燒造甎瓦裝載厥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當亦不少又如眞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聽于內府修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靡費使之頻舉率徒侶播鼓秉旛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爲依託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假威夤緣僨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後世

謂何凡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省
及戒謹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
華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疎遠賤士
朦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
察疏入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脅制朝廷泛引傍牽
亂法怨君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刑訊汪鋐疏公四
川人楊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孚敬議禮不合去位
其黨思爲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
爲陛下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操切好名由內閣
諸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

命所司究治主使之人公瀕死者數竟無所私第嘗以疏草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蒞獄兵部右侍郎黄宗明上疏救公謂連坐固非美政令以名妄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榜掠已極死而復蘇當此嚴冬萬一困斃益累仁明上謂公罪死有餘卽囹圄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堅執不服宗明殆是令執送鎮撫幷鞫以聞竟不易詞上幷下名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公謫戍文德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按楊張議禮與鍖何與而故舉以為言鍖真挾奸無賴矣

通政沈公束

字宗安號梅岡會稽人嘉靖癸卯解元甲辰進士

官至南通政卒年六十八

司理徽郡三年徵拜禮科給事中當世廟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爲低昂公每竊事憤慨嘗論列其罪狀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已報寢公抗疏言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涕者身後之典格而不議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賜杖闕下尋繫詔獄

埀絕者三四

庚戌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議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公在獄聞虜變且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遼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兵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叉斥去曰囚安得與朝議其後餘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先後上書論嚴氏悉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時嚴氏恨越人特甚而言鍊與公同宗疑有連益切

齒腐心屬主者加械手足分且死戒家人死後事賴

華亭徐少師中救得免後嚴氏敗詔釋獄

公繫獄十有四年而父郴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公於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上不報然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噹公前噪不休公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公以尚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于獄而釋公公歸而郴州公

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薮死不食吾尚得爲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佯狂自廢

卯穆皇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藁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蘄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卒無子時論惜之

給事楊忠愍公允繩

字翼少華亭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以忠諫死隆慶改元追贈光祿少卿予祭蔭天啓中謚忠愍

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坐科視事相國嵩弟同卿陟與公習直入科中請問公叱曰祖宗制無故至科者刖趾豈得以相公弟壞法速去即當叅論相國嵩親率徃謝久之始解

三十四年浙閩倭患師久無功公上言海寇為患猖獗日甚迄無底定期者在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為

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三者率兵浪戰且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由也當事者不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愆以若所爲雖括天下財以供役藉天下民以爲兵竟何益哉況賊不遭大創何肯去卽去又豈得不復來臣愚以爲必先擇將將苟得人則招募之兵可用也土著之兵可用也以之水戰可也以之陸戰可也不則增兵何爲至於弊源則又有不專於外者督撫賂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於民卽令孑遺待盡之民豈堪掊尅侵剝之患與日國家隱憂盜不

止海島之間宜勅大臣洗心易慮剖絕朋黨之私汛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報允而相國階則悅語曰公知閣臣之染指未知閣臣之苦心也爾縫刺聽寧能無阿堵哉且公謂閣臣受幣科臣獨不受幣乎公對曰彼人面而獸心者則然允繩則寧有此相國階爲之色變亡何公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疏論光祿寺丞胡膏乾沒粢財混報子粒價至數百金宜正侵冒之罪事下法司驗問膏言玄與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惛臣揀選太精謗訕皇上齋祀靡費時膏爲大學士李本姻戚

本將膏疏先上而後允繩上上覽其狀大怒詔錦衣
逮治付法司論罪擬允繩訕君比子罵父律論殺公
竟死西市天下寃之膏外調貪益甚居鄉復暴橫用
它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追論劾膏抵罪公
有子應所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

主事唐公樞

號一菴歸安人嘉靖丙戌會魁仕刑部主事卒年七十三

自少有志于理學筮仕以忠勤勿欺自勵服官半載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事忤旨罷職歸益奮詣聖賢之學學以討真心爲宗從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郡縣每式其廬而請益爲捌一庵書院于郡城門牆益廣許司馬孚遠錢武遜鎮諸公皆出其門所陶鑄賢材不可指計公旣見地高深而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尤留心經濟之略身

歷各省險遠至閩廣黔滇以及九邊躡履茹草以

一生澹泊七十三而易簀匡牀竹籠而外無長物蕭

然而逝所著有木鐘臺集三百卷續集一百卷行于

世歿之歲浙學憲滕伯輪巡按蕭廩皆爲文致祭檄

祠學宮又即其講堂爲專祠郡縣春秋祠之以爲常

顏子犯而不校先生解曰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

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請曰何謂也師曰顏子持

己應物決不得罪于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

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

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校須先

學他犯字弟子心服其言

先生書湖州府農桑誌後曰湖絲遍天下而湖之民終身不被一縷者有之人亦有云畜馬者羸步而走種粟者半菽而飽其是之謂乎

先生一日歎曰天下從此亂矣門人問故先生曰只看爲善的人往往不得利便是

又一日談及旱澇先生曰遍天下皆乖戾之氣惡得雨暘時若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六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七

尚書王恭簡公鈁

字子宣號印巖紹興會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

南京工部尚書

甲申授南京水部主事丁父復齋君憂服闋補北水部

榷稅荆州而其地則豪商大賈所輳集也猾儈因緣

爲奸至者率不免于訾議公獨携一力嚙檗茹荼一

介靡所染有羨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而去蕭

然敝篋也甲午轉員外郎中審五聽戒五瘢孳孳求

民之衷會有勢璫所脫人獄甚力峻却之絕不與中

貴人通凡經論決咸稱平焉

乙未出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而事則各輸其情蓋笞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粧匣者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耳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于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于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其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急去巡按白御史行部公以禮自將不爲折詘乃御史深心銜

之下車立索庫藏刑名諸案牘欲有所擿發而不得其隙御史意悟詳其治狀特書薦之己亥考滿當陟矣有嗾之者曰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福建都轉運使其爲轉運也如分司荊州時鈎稽宿蠹條畫甚精于時福州缺守巡按檄公署焉郡在省郭垢弊莫殫公夙著簡肅不嚴而治民有異母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使有一不足哉爭而攘之則不足若父憾乎若子也而以訾傷父心寧復爲若輩血食也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像而祀之

癸卯丁母憂服闋補長蘆丁未擢雲南布政司左參政
分守諸民故習夷男女多野合嚴爲禁諭稍稍有變
者庚戌轉按察使辛亥轉右布政使癸丑轉廣東左
布政使丙辰入覲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贑汀漳軍
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
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至則解諸煩令惟
責郡縣恤煢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
丁巳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
理巡撫事四履之地皆盜窟也若恩已涼扶黎蔡海
大羅山諸處尤爲雄驁時時破壞城邑乃發偏師授

方略禽其魁馬天恩李汝端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千有奇奪還被擄男女五十八人特詔優奬戊一子戊午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上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擒馘百七十人奪還男婦稱是上聞復奬賚之是冬長樂與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綠洞復相煽動會兵擒勦以次蕩平賊又念廣中寇盜頻繁宜遏其衝無使竊發乃相度要害添設縣治而不逞之徒稍衰止矣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公改貯梧州府

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給有稽嫌議不作而軍儲亦

漸羸矣

己未考績進階通議大夫錄䕃一子未幾召爲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始浩然有歸志矣具疏乞休

時同志鄭端簡公惜公之去索其疏而寢之入賀萬

壽節改南京工部尚書尤極意節縮內臣有以殿門

泥金濫科者公條其費省金直以萬計他裁約類此

辛酉正月得歸丙寅二月卒前一日大星隕其舍光

燄燭天卒之夕印巖崩者數仞訃聞詔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謚恭簡

左都御史屠簡肅公僑

字朝卿號東洲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年七十六贈少保謚簡肅

初授監察御史按居庸等關上下險峻寒暑不憚所至飭城堡繕障隧驗林木有疎缺輒補之實軍伍簡戎器定將帥之賢否立衆刺焉時承平日久邊備廢弛而公綜理周覈務爲整肅臧巡撫鳳舒兵備晟至謂公過嚴好名公曰諸關國之北門司鑰者夙夜寅畏彌懼有失乃縱其懈弛乎邊牆以塞諸口林木以厚險固日消月損一旦有急將何以阨虜僑非過嚴好

名或者公等過忽無實心為國耶臧舒語塞拜謝曰
公眞御史也
武宗北狩命公擒生虎使者日再至公抗疏曰此惡獸
也欲生致之必有攖其爪牙者陛下忍不惜民命以
供一時之玩乎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止
逆濠煽虐賄結中外朝野以目聞公按江右亟謂所親
曰奈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令鎮守太監畢眞以金
器綵段數十遺公于杭公毅然却之至江右與巡撫
孫忠烈公議事宜慨然興革逆濠爲之稍斂
公按江西明憲肅度獎廉擊貪風紀大振聞父喪有知

縣某者恃公同鄉以數十金爲購公大怒榜暴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之者知縣卒以此去官

世廟入繼大統駕至良鄉公與迎相慶曰真聖天子也一見決矣屢疏勸上日親朝親賢人更化善治上錄公而當道有忌之者出爲保定守喬公不能平爭之夏文愍曰保定畿輔重地非屠公不可公爲之郎大治都指揮白璽以恣惡聞公按置重法總兵陳璽怙勢恣睢公獨不爲屈卒爲璽中調延平知府踰年郡亦大治

擢山西參政尋擢山東按察使又擢廣東右布政轉福建左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率下爲左使入覲不持一物諸計吏亦無敢取者遷光祿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災免又明年用薦者言起爲左侍郎

遷南刑部尚書轉北部不踰年轉都察院左都御史自公挑邪懲忿以風裁自持每奉差諸御史必得其宜遴京考察不苟廢支務覈功實諸屬帖帖嚴之平居挈提綱維涵畜細碎不發聲色至于臨事決疑激揚清濁苟係國體以身當之未嘗退阻也公沒後上欲

用都御史輙問曰得似僑否其見重如此

左都御史周簡肅公延

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

御史贈太子太保卒謚簡肅

爲潛江令尋調新會戊子召爲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上疏言守仁豎直節於逆瑾搆亂之時糾義旅於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閩廣八寨底平今欲以一眚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體昭公論也忤旨謫判太倉州

丁外艱起補宿州歷陞閩廣藩臬值南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應天肖清海洋林成之擾次復溧陽水次之兌以兵部侍郎兼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易罷瓊萬烏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召還刑部累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

乙卯特召爲左都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諸臣者一陟明黜瑕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斂容臺綱爲之一肅

公方峻謹潔無他嗜好而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苟取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

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卒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維風編云公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中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携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乃至于此爲之三慨嘗語今蕭右司寇廩云蕭公亦吉州人

也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慨又何如

尚書方簡肅公鈍

字仲敏湖廣巴陵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戶部尚

書卒贈太子少保萬曆中謚簡肅

初授華亭知縣選廣西道御史嘉靖十年巡按河南山

東歷大理寺丞累陞戶部尚書時分宜柄國寵賂滋

章天下仕宦靡然從之郎下之簿倅丞尉無不斯其

里之尊貴以進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郤

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

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

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

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自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里中人反有以爲憾者

耿楚侗維風編云余初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顏曰勿拜余乃揖命予坐時有郎差臨淸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第顧郎諄諄誨之嘗蹙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餼華燕令民窮極矣如此皆民膏脂非我所藉以奉人而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商心自是欵洽奈何如此予初覩公遇予若甚

倨乃聽其語戢戢有味于中不欲辭去已郎官別去仍一語不及予予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留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毋胎中即成進士耶予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辭公送之門屏間謂余曰子郎目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讒識之毋洩余乃揖謝教而出

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覲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嘗有進士以齒加于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

固欽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閒者余初第時猶一一及見此等風致今亡矣夫

公端毅嚴重有大臣風節一日戶部三堂同飯公曰各邊巡撫謊將戶部軍儲銀兩餽送人只說戶部吝財致悞戎事天理何在某侍郎曰我却不敢公曰爾在鎮三轉官三䧟子非戶部銀安能得此侍郎面赤語塞分宜鬨之遂恨公公不久去位

侍郎曾恭肅公鈞

字廷和南昌進賢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卒贈尚書賜祭葬諡恭肅

掇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時南宗伯霍韜方貴重與均禮性剛數彈擊權勢後因天變歷詆用事諸大臣武定侯郭勛負寵橫甚屢糾之勛竟得罪

公又言用人之術莫先於謹士習而士習之弊則廉汙之介弗嚴靜躁之分不明也益今之藩臬守令多以措克爲能事苞苴爲捷徑苟且文書曲釣聲譽而撫按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璞而沉下僚或以挾貲而

得顯秩是廉汚之介弗嚴也大臣爲國任人循資以處常而超擢以待異材自有定見非人所得干請今有一員缺自衒求進交爭而不慙夫如其宜用何待於求如不宜用何聽其求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求之矣是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尤有可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強辨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上曰曾覿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尤是自今須

裁抑僥倖爲國擇人毋狥私情致傷公道

劾禮部尚書嚴嵩出爲雲南按察司副使先是兩司謁黔國公扶服階下公抗論華之還所侵麗江民莊擢四川叅政黔寇亂同列應往撫者憚行公慨然代之事遂寧

歷河南布政擢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遣大臣出賑仍令河道官設法疏濬公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須淤塞此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口衝决安東一縣亦當急築俟成之後宜築長堤磯觜以備衝激又三

里滿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開新口不如舊口爲害稍輕宜將新口暫閉𨊽擺閘座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以遏橫流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兩工部覆議允行復疏言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一帶宜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分殺水流可爲永利帝令會同河南撫按勘行工完加工部右侍郎三年秩滿改南刑部右侍郎未幾乞歸所著有前溪集南垣諫草河道奏疏隆慶四年卒

侍郎吳端簡公悌

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仕至

南刑部侍郎追謚端簡

初令樂安爲政貴大指不苛細民詧日起調繁宣城至

歲大祲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

令殭幹者糴之封以外而糶之封內民不若粟貴官

不齡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某銜公介特當

公滿考虔且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

特厲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

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

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已亥視兩淮鹺政海潮暴溢廬舍淹沒亟疏請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覘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夕不及夕而能少須耶即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飢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伊藩憚公威名以道友相

呼公正色邦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簫知不可犯徹戢其横

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官錦諸御史豔之公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公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公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濟如也

隆慶初起爲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沈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爲實踐之儒非溢美也

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

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艮復薦硏之邈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助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爲尤卓云

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宜城舊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欲然以身下之斯有典有則邦之蓍蔡者非耶

右副都御史李公中

字子庸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右副都總督

南京糧儲卒於官年六十有五

少從父至隨州爲州弟子正德丁丱舉湖廣鄉試第一

甲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有西僧挾幻術出入

不禁宫官居中用事上疏切諫有曰今日大權未收

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

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

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

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

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甚壯疏入忤旨謫通衢驛丞
戊寅移病長樂學官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公思議軍事
己卯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㷔搖王公問計先
生引古為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
屑自序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
辛巳世宗即位有詔序復歷陞廣西督學副使憫俗學
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常曰墮書
截趣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
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晨至暮不休士多興起歷陞
廣東右布政使時巡按御史戴某欲罷南海番禺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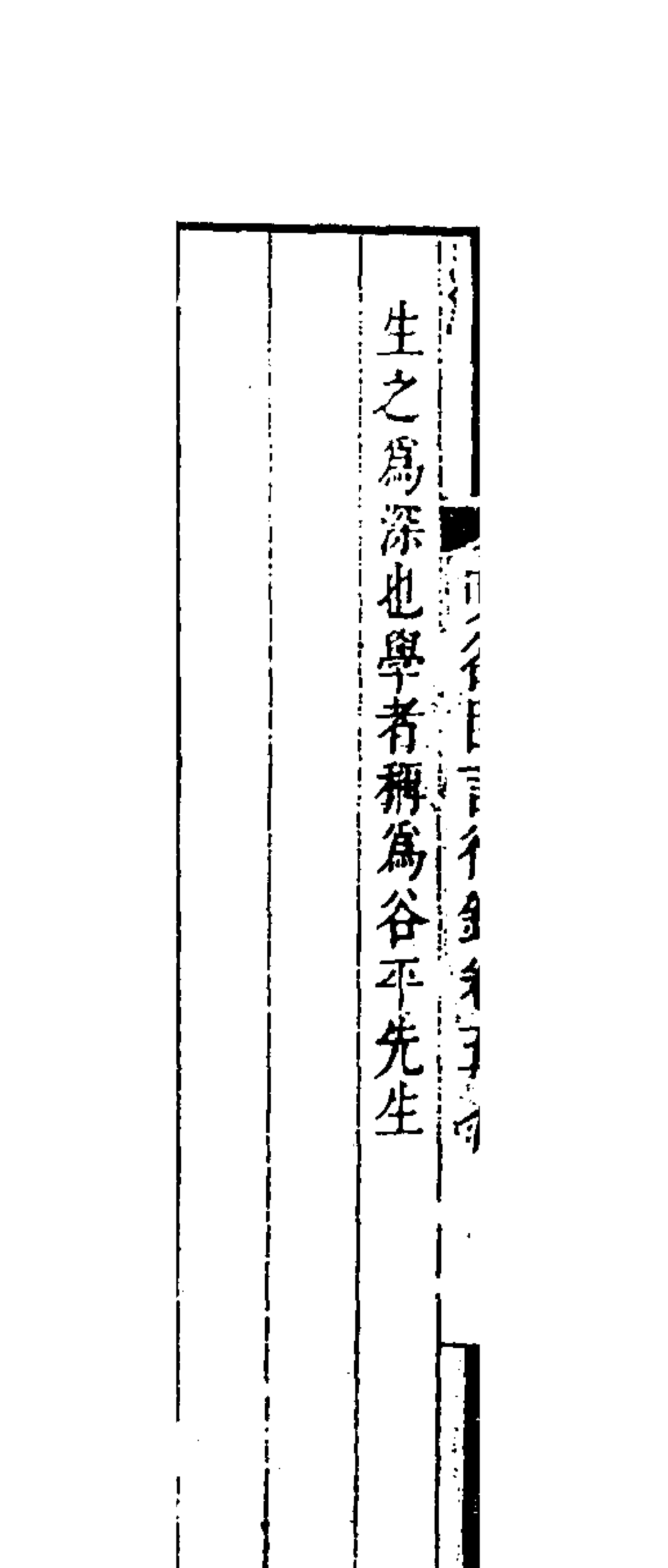
六十人驗無實而寘之御史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而發亦曰法者治其太甚以意罪人何以救過且不開有故入律耶徑趨出

會背參議卒於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公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固執不可乎大盜布政具宴諸司餽賂數十百金公獨舉妄不以賂於是都御史與御史交誣坐不職謫四川參政欲具疏乞休當事不可止之陞浙江按察使

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公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

命流民捕蝗與穀與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
日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自可
游食不識弓矢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
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
撥旣爲市民所給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公乃令自
水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銜無使庾人侵羨
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卒于官
公氣剛而豪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
如有循乎容張拱人憚其莊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
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輒注目傾聽意有不存雖王

公大人未嘗曲假顏色自入仕至憲副十餘年僕人不足供朝夕嘗留客飯貸米之薪至爨浴器具質覺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贄及官至崇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不蔽風雨然竟不支一木覆一甓爲子孫計與致曠遠飄然自得門人羅文恭曰先生之學以求仁爲的以閑邪爲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絲毫之力爲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已爲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脫然無繫常祁大虛爲樂以遯世無悶不求人知爲至晚年益肫肫於隱修黙省而以虛談爲戒特其側者未至密契固不知先



生之爲深也學者稱爲谷平先生

尚書王襄毅公邦瑞

字維賢號鳳泉河南宜陽人嘉靖[illegible]進士官至京營戎政尚書卒年六十有七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襄毅

敏惠溫方凝靜不苟識量宏遠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爲應機立斷而張弛必中要以久暫觧毫髮出入者言擇可而發平居退然若不出諸口至臨大節建大議衆所呶呶挺然諍之而不疑弱冠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居父憂起復授廣德知州祖喪去職補滁州有材賢聲

陞南京刑吏兩部郎中兩任陝西督學校士陞右僉都
御史巡撫寧夏在任二年餘陞南京大理寺卿兵部
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年庚戌虜薄都
城公巡視九門乃疏五事以請陳營兵郭外啓門納
四郊避寇者城中嚴兵內城諸門示威壯已而署兵
部政提督團營又上六議極論營務積衰之弊與作
新之宜上皆采納更十二營曰三大營設文武大臣
各一總其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俱以邊將選而
戎政駸駸然改觀聽矣上益知公才任太用遂特命
公爲兵部尚書於是中外皆屬目公公亦以安危爲

已任乃條陳安攘十二事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
入衛虛聲矜喝以罔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雖
玕朝宁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鸞
欲變易邊將公不可鸞欲罷築薊鎮邊垣公又不可
鸞積不能平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為
朝廷喜而諸厚愛公者咸為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
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
月竟為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亟死上乃思
公言且念其勘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
上曰叅戎重寄非王邦瑞不可廼詔即其家起之無

何卒於位訃聞上震悼贈郵特隆異焉
公㓜性穎扳九歲知文自始學至終老無故未嘗一日
釋卷性尤喜覩史道及古今之務禮典法制兵賦沿
革繁畧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爲文能發心所欲言者
頃刻數千言立就而俊辯可觀初以才選儲禁林迨
守三州按北地所至必以教化爲務至以其俸入易
經史百家之言貯之學宮視學政塒朔正學書院㚇
士子肄業其中爲政雖和易坦直至於鉤校欺漏剗
剔豪黠又不爲一切恩貸如廣德之豪夏姓滁州指
揮徐爵及涇陽之孽令張其者寧逆臺臣之意雖三

反不爲移判故所至肅然憚而去後則復見思自少倜儻負奇總丱爲諸生屬山東盜起即上安劉十四事河南守嘗曰異哉洛陽少年迺爾奇絕耶及兵備固原屬松石劉公視西師劉公固自偉人見則大加器重延之幕府每事朝夕諮語時涇邠巨盜李孟春等流劫河東西覓之攖也至則芟夷之無遺類民用大靖初以文行吏治有名其以武略顯自茲始迨寧夏益著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邊寇烽火貫四時歲爲常內治既嚴又能招携夷黨刺虜中事甚悉每有先事備虜嘗乘間一入輒失利斬其酋而去不敢輒近

壄者終在任之日西人語保障功者前後多稱之故

庚戌之變衆籍籍恃以為重云

侍郎蔡公天佑

字成之號石岡睢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兵部

侍郎卒

選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蹇諤自持封駁無避忤權貴出為閩臬僉事會江西盜起聞於朝以閩兵協勦往平之在閩多風力嘗董內府供應綾紗紙畫華宿弊權豪歛跡省價數千緡部使薦之未幾轉山東參政尋改憲副守遼陽按部所至弊絕風清值歲歉多方節縮活饑民萬餘又闢海道圩田數萬頃民莫其業名曰蔡公田濟南龍山有惡少哨聚為亂勢甚洶

洵分兵剿之擣其穴淄川盜起刼掠鄉邑捕獲其魁

坐以法餘黨悉散

改陝右遷山西按察使提點刑獄一道肅清居無何雲

中五堡軍亂殺撫臣事聞進右僉都御史即日就道

至則與朱總兵振誓曰弭此變非奮不顧身不可乃

集亂軍諭以朝廷恩威衆始奮會桂總兵承密率家

衆誅亂者十餘人衆攻圍其家幾爲所害公冐白刃

救之得解縻其首惡四人正諸法餘孽度不自容夜

焚朱總兵宅公下令懸賞示之火遂撲滅人心少定

値督餉王事至羣心自危復起亂上震怒命胡侍郎

帥兵討之衆赴公前泣求救乃示以早圖自獻或可
追誅衆皆響應獻元惡十餘人傳首以示脅從者宥
之帖然無復反側公遂請班師詔下凱旋人心益安
上優詔咎之進右副都御史有彩幣白金之賜旋進
兵部左侍郎行日民爲罷市哭聲震野且送且留者
三百餘里已而爲權倖所忌以事中之懇求退避疏
三上乃允歸以詩酒自娛教授生徒課子力學而憂
國之心未嘗少忘誣亦自白再起至中途以疾辭荷
溫旨許暫回調理明年卒於沼岡書屋之東軒

都御王公大用

字時行閩之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副都御
史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贈廕

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治漕舟兼理臨淸閘座會巨
寇劉六等嘯聚破濟寧直薄淸源公選勁兵募死士
與兵備出郭而陣且分道迎擊賊至不利輒引去
擢廣東僉事兵備淸遠會樂昌高快馬僞稱天王流刼
湖南林永等州上命合兵討之公率所部將以深入
疾戰獲功一千四百有奇加俸一級又淸遠猺盜張
甚復帥所部將渡湟江拔旗坑癩利諸寨身得賊酋

梁永寬一人所部將斬首千有餘級又移池水攻黃籐峽黃華洞後山十八山諸巢身得賊酋唐鎮山僞都督楊珏二人所部將斬首二千有餘級復加俸一級陟本司副使仍兵備

世宗登極以征黎蠻夷猺功最寵賜金綺已而累陞廣西左布政入爲順天府尹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兵部以大用習塞上事疏請改巡撫大同公至破巨盜劉善果追得傳首京師疏條備邊四事而議大同三邊一節更切機宜其畧曰臣待罪行間得風覽諸鎮他鎮邊垣一帶離鎮不遠於候望易惟

大同有大邊二邊三邊大邊離鎮二百餘里二邊二
百三十里三邊四十里道里遼曠亭障畢覘不相屬
卒有緩急難以救助而游徼偵卒恐遠覘爲虜所獲
輒伏匿近地以報不符情實而偶爲虜生致者
又甚以吾軍虛實告之且士卒月廩必具轉車人徒
齎至二邊仍多遣將校分部護之率鍾致一石而費
既脫鹵獲不與合移入二邊并力爲便頃之爲給事
中秦鰲所論改整薊州兵備巡撫順天等郡後總
院都御史鈇廷論具公名上而御史張祿先時按大
同與公特鈞禮不相下秦鰲之論實張嗾之也既總

院命下張私念前過乃擬虛事詆之會朶顏三衛擁
達虜下餘詐稱入貢詔公督参將周璿蕭陞詣關閱
實還報公乃单騎入城調兵扼險令二將伏所部爲
左右翼與逝犄之虜謀泄宵遁後復諭其酋長幹維者
令獻黑谷關地至太平寨延袤五百餘里可繕爲邊
垣以省關營大半計議已定而幹維且得專約已與
欽盟去張御史劾公生事搆怨坐免久之上復用延
臣推轂起家巡撫四川公在蜀獲白兎不表聞而地
震水旱劾請修省蠲租不置時天子方齋祀太乙羣
臣爭上符瑞見公疏心殊厭之會白草番帥衆攻𧶽

平番堡兵科給事中扈永通罪以失事甚禍遂坐還籍候勘卒於揚之真州其子邦圻世稱為王生者其先後助上疏請葬祭贈廕王生之入請也太宰李默嘗邀書趣之行王生至而李為趙文華誣繫時分宜相嵩兒世蕃私竊主恩諸先臣子姓以恩澤請者非入千金世蕃屏不奏而王生橐無一錢留徙以蒲伏候謁游其父子間冀或憫惻而予之也後王生久羈謁舍適從里中士大夫乞貸得百金函以餽之世蕃訝曰而父苦節若安得有贏金乎麾不內王生歸坐舍中怏怏治歸計忽一夕世蕃召之至便室與之飲

王生素嗜酒敢狂言已而悉如所請疏下聞者傳爲怪事後知爲相嵩於西苑嘗召其子語之曰王時行一世偉人且數著戰功家甚窶爾無以恒調困其兒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七終